



十

尚書註疏卷第十三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傳

西戎遠國貢大犬。○獒五羔反。馬云作豪。酋豪也。

大保作

旅獒傳

召公陳戒。○召時照反。後召公皆倣此。

旅獒傳

因獒而陳道義。

疏

西旅至旅獒。○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

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犬保召公因陳戒
 史敘其事作旅獒○傳西戎至大犬○正義曰
 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傳召公
 陳戒○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為大保知此時大
 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
 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
 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為酋豪國
 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
 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傳

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

八言非一皆適道路無遠不服○賄呼

西旅底貢厥

獒傳

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

○底之視反 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傳

陳貢獒之

義以訓諫王

疏

惟克至于王○正義曰惟武王既克

蠻於是西戎旅國致貢其大犬名獒大保召公乃

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傳四夷至不服

○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

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

也四夷各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

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

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

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

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

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三

二

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傳西戎至為異○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葵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葵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葵旅國以大為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傳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傳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

華侈○供音恭為于偽反
侈昌氏反又式氏反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

邦無替厥服傳

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

諸侯使無廢其職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傳

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疏曰嗚呼至

展親○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

傳天下至華侈○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摠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

不克於器用實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
傳德之至其職○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
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
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
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柝長尺有咫先王欲
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未監焉故銘其楛曰肅
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
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
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
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傳以寶
至之道○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
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已不愛惜共諸侯
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
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
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疎慮其廢職故賜以
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
表王心此亦
互相見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傳

言物貴由人有

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易羊

質反 德盛不

狎侮

傳

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易以

豉反

狎侮

君子罔以盡人心

傳

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盡

津忍

反下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傳

以悅使民民忘其勞

則力盡矣

疏

人不至其力○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

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
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
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
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為輕狎侮慢
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
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
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被君侮慢不
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

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
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
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
○正義曰以虛受人易成卦象辭也人主以已為虛
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
至盡矣○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
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
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
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
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
不役
耳目百度惟貞傳
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
玩人

喪德玩物喪志傳

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

戲弄則喪其志○玩五貫反

喪息浪反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傳

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不作

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傳

遊

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

用為貴所以化治生民○觀官

喚反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傳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畜許

竹反

珍禽奇獸

不畜于國傳

皆非所用有損害故

不寶遠物則遠人

格傳

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傳

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疏

不役至人安○

正義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
役耳目則百事之度皆惟正矣以聲色自誤必玩弄
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
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

徐廷諫

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言不至度正○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傳以人至其志○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為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傳在心至勤道○正義曰在心為志詩序文也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傳遊觀至生民○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徧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

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為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為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澠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傳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

矜細行終累大德傳

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

其微○行下孟反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傳

八尺曰仞

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

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

曰仞虧曲為反簣其貴反

向許亮反乾其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傳

言

連反昃音側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

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

免於過則亦宜矣○世王如字又

于況反注同

疏

嗚呼至世王○正義曰所戒以

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

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

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

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

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

王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

世王天下也○傳輕忽至其微○正義曰矜是憐惜

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

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

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

葛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三

言政卷三

六

徐廷諫

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
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
實故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曰昃無逸篇文○
傳言其至宜矣○正義曰此摠結上文信蹈行此誠
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
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已不受
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況
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
過則亦宜其然矣

巢伯來朝

傳

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

義來朝

○巢仕交反

徐呂交反

芮伯作旅巢命

傳

芮伯周同姓

圻內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

○芮如銳

反圻音祁

疏

巢伯至巢命○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
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

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殷
之至來朝○正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
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
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聞
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
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
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亡○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
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
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
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傳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

以金不欲人開之○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
不豫縢徒登反緘工咸反

金滕傳

遂以所藏為篇名

疏

武王至金滕。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

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滕之匱。遂作金滕，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滕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為請至開之。○正義曰：經云：金滕之匱，則金滕是匱之名也。詩述：韞弓之事，云：竹閉緹，滕毛傳云：緹，繩。滕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滕為緘。王鄭皆云：滕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三緘，其口則滕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鑠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滕。○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壁，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傳

傳

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

豫○豫本

又作序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

我先王傳

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

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為于偽

反戚千歷

公乃自以為功傳

周公乃自以請命為已事

為三

壇同墀傳

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

築土墀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壇徒丹反築土

也馬云土堂墀音

善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立壇上對三王植

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璧以禮神植置也置

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贊告謂祝辭○植時

音置贊音至祝如疏既克至文王○正義曰既克商

字或之疚反下同疏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

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為王

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

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為此言公乃自以

請命之事為已事除地為壇壇內築壇為三壇同壇

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

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

也○傳伐紂至悅豫○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

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

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

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

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口負

薪○傳穆敬至之辭○正義曰釋訓云穆敬也戚是

親近之義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

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

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三

三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墀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墀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壇墀於豐壇墀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壇上對三王也○傳璧以至祝辭○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早至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為贊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虐疾

傳

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

曰某厲危虐暴也○傳溝工豆

反遇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

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傳

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

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

之心以垂世教

○不普悲反馬同

予仁若考能多材

多藝能事鬼神傳

徐甫眉反鄭音不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

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

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傳

汝元孫受

命于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

死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傳

言

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

之民無不敬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求

有依歸傳

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

先王長有依歸

今我即命于元龜傳

就受三王之命

於大龜卜知吉凶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

命傳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

○瘳勅留

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傳

不許謂不愈也

屏藏也言不得事

神

疏

史乃至與珪○正義曰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

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大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大子責

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命旦死而發生又

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

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

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

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

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

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

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

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為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

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未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

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

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為

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且死而發生我其以

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

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

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傳史為至虐暴○正義曰

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

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

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

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

卦云夕惕若厲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命危而疾

暴重也秦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

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三

三

李文

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
為某史官錄為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
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為此典故不須諱之○
責責謂負人物也○正義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
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
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
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
何患不為玄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
爾視其歔歔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
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
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
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
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鄭玄云不讀曰不愛子孫
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
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傳我周至之
意○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

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為
始祖為王考會祖為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
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
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
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
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足矣是父祖所欲令請
之於天也○傳汝元至以死○正義曰以王者存亡
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
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
以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
功於民言不乃卜三龜一習吉○傳習因也以三王之
龜卜一相因而吉

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三兆既同

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籥于若反徐以略

并必政反公曰體王其罔害○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三

三

李支

無害言必愈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周

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

道 兹攸俟能念予一人

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

我天子事成周道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

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差也。差初

疏乃卜至乃

曰祝告已畢即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

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

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

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

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

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

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習因至而吉。正義曰

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為因

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

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

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

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

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

代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摠占三

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
 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
 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
 兆錄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
 以為證耳○傳言武至周道○正義曰此原三王之
 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
 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
 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予
 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傳從壇至瘳差○正義
 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為
 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
 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
 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傳

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

周公以惑成王○喪蘇浪反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傳三叔

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

王○孺如樹反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王傳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

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

避謂避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傳周公既告二
 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于後公乃為詩以
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傳成王信流言而

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

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貽羊支反名
 如字徐亡政反

鳴尺夷反鴉吁矯反誚疏武王至誚公○正義曰公
 在笑反以遺雅季反於成王之世為管蔡所誣
 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
 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為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
 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
 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羣弟蔡叔
 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
 篡王位為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
 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
 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
 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
 人之後為詩遺王名之曰鴉鴉鴉言三叔不可不
 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
 敢也○傳武王死至成王○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
 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
 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
 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

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
 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
 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
 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
 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
 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
 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
 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傳
 三叔至成王○正義曰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
 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
 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
 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為罪重耳○傳辟
 法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周公至此得○正義曰
 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
 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
 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
 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

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
 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
 得○傳成王至未敢○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
 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
 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
 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
 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
 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公故畏威
 未敢也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
 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
 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
 風雷之異啓金滕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
 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
 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傳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

戶郭反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傳風災所及邦人

皆大恐○拔皮八反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傳皮

弁質服以應天○弁皮彥反徐扶變反應對之應乃得周公所自以

為功代武王之說傳所藏請命冊書本○說如字二

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傳二公倡王啓之故先

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倡昌亮反從對曰

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傳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

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傳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

可知故止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傳言

已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

○冲直

今天動威以

傳魁

彰周公之德

傳

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

惟朕

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傳

周公以成王未寤

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

之宜○新逆馬本作親

迎遣使所吏反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

起

傳

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

二公

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傳

木有

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

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

○築音竹本亦作筑謂築

其根馬云築拾也見賢遍反

疏

秋大至大熟○正義曰為詩遺王

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

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

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請代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

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為不平之聲噫

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

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

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

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

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三

災至大恐。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
 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為質服。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為質也。鄭玄以為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
 傳二公至請命。○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為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
 傳史百至恨辭。○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為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

聲故為恨辭。○
 傳周公至之宜。○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為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已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衮衣，邊豆是國家禮也。○
 傳郊以至之是。○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為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
 傳木有至見之。○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大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傳

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

皆叛周○監古懺反視也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傳

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相息

亮反注

同疏武王至大誥○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

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

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傳三監至叛

周○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

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

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

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

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

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

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

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

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

為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

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

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

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奉其先祀為武庚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之三

三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於時成王為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為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基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為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大誥傳

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誥本疏大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眾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傳 周公稱成王命順

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疎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爽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大道以誥天下眾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猷音

邦馬本作大誥繇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

難○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延洪惟我幼沖

人傳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

之意○累劣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傳言子

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

安人故使叛先自責知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傳安人

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矧失已予惟

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傳已發端歎辭也

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

言祇懼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傳前人文武

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

忘大功言任重○賁扶云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傳

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

不行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傳

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

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遺唯王若至

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為辭

言王順大道而為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眾國

及於眾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

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

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為子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三

三

徐有倫

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
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所欲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
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在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
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以繼天明命今我
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
周公至及之○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
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
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
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
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
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為便但
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
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
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
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為王則是不為臣
矣大聖作則豈為是乎○傳凶害至之意○正義曰

徐有倫

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
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
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言害不少乃延
長之王肅又以惟為念向下為義大念我幼童子與
繼文武無窮之道○傳言子至自責○正義曰嗣訓
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傳
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傳安人至者乎○正
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
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
謙○傳前人至任重○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為文武
也以涉水為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
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
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
此不忘大功大功太平之功也言已所任至重不得
不奉天道行誅伐也○傳天下至四國○正義曰王
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
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
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所下威用而行之既不敢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十三

三

不行故將伐四國。○傳安天至可違。○正義曰紂為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

蠢傳

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

安於此蠢動。○蠢尺允反難乃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傳

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

他典反馬云至也誕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傳天下威

大旦反父音甫後同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疵在斯反

馬云瑕也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傳祿父言我殷當復欺

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令

反易以豉反下其易同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

力呈

寧武圖功

傳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

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

應○救亡婢反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傳大事戎事

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并必政反

疏曰

至并吉。○正義曰上言為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之罪更後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

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為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為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來投我為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傳曰語至蠢動○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艱故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傳言殷至復之○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

望復之也○傳天下至疵病○正義曰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傳祿父至無狀○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答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傳今天至先應○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為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為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傳大事至為美○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

萬曆十五年刊

書正義卷之三

三

於鰲

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肆予告

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與矣

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傳以美故告我友國諸

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傳播臣傳用汝

衆國往伐殷傳逋亡之臣謂祿父傳吾反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傳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

征伐四國爲大難叙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

宮邦君室傳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

自責不能緩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

不違卜傳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

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疏肆予告至違卜傳正

美之故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

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

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

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

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

惟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

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

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

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傳以美至及之傳正

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三

十五

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傳用汝至祿父。○正義曰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為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眾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傳汝眾至戒之。○正義曰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為大難言其情必如此。敘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傳言四至及遠。○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傳於我至從卜。○正義曰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

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

嗚呼允蠢鰥寡哀哉傳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

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

故頑反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傳我周家為天下

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

云遺也越予冲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

御事傳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

義於汝眾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

曰無恚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傳汝眾國君臣

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
 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音祕○**疏**肆予冲至圖功
 等有難征之意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
 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
 周家為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
 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
 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
 人如此為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
 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
 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
 也○**傳**我周至得已○正義曰為天子者當役已以
 養天下故我國家為天下役事摠言周家當救天下
 此事遺我故為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為甚大而又投
 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
 已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傳**言征至事者○正義
 曰印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眾國君得靜亂則為

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
 於汝眾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傳**汝眾至之助
 ○正義曰綏安也○**傳**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眾國
 君臣言得我之功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令我
 無憂四國眾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考即武王
 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眾國及已乃復設為此言責
 其無善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傳不敢廢天命
 言助已言卜吉當必征之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

卜用克綏受茲命傳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

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

今天其相民矧

亦惟卜用傳人獻十夫是天助民况亦用卜乎吉可

知矣亦亦文王○相息

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傳

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

也○畏如字

徐音威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

若勤哉傳

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

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

明○省息

井反

天閔恣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

事傳

閔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

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閔

音祕

肆予大化誘我

友邦君傳

傳

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

國諸侯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傳

傳

言我周家有大化誠

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棐徐音匪又芳

鬼反忱市林反

予曷其

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傳

傳

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

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

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若有疾

傳

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

予曷

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傳

傳

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

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疏

已予至丕基○正義曰既敘眾國之情告以必

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

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

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

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

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傳民獻至文王。○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為天助民也。○王曰爾至休畢。○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眾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教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為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眾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傳閔慎至太平。○正義曰閔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

欲使之然我為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傳言我至民矣。○正義曰釋詁云棊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為民除害使得成也。○傳天亦至去之。○正義曰亦者亦民之義也君民共為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之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傳天欲至畢之。○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戰丁。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傳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日人實反難乃。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旦反下為難同。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

堂矧肯構

傳

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三

三

為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底向卿

反構古候反治直吏反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傳又以

農喻其父已蓄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

乎○蓄側其反草也田一歲曰蓄穫戶郭反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

基傳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

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肆予曷敢不越

印救寧王大命傳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

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惡鳥路反若兄考乃

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傳若兄弟父子之家乃

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

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疏王曰若至弗救○正

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

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為

喻若父作室營建基趾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

堂况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為喻其父蓄耕其田

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况肯收穫乎

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

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為此言也我

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

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

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

萬曆十五年刊

克也顧氏以上不印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印
 為惟但印之為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以不印為惟
 義也○傳又以至穫乎○正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
 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
 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蓄謂殺草故治田
 一歲曰蓄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
 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
 所解弗為衍字○傳其父至棄之○正義曰治田作
 室為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
 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
 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正
 義曰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
 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
 足之民養其勸民為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
 也止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傳歎今伐四
 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

爽邦由哲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

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

越天棐忱爾時

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於天輔誠汝天下

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

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惟

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

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易以

疏王曰嗚至不易○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

鼓反

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三

三

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
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
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
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
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為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
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
傳言其至佐周○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
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
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
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効也
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
故也○傳於天至叛乎○正義曰於天輔誠言天之
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
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
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傳惟大
至易也○正義曰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
相伐知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
家者三叔為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

錢奎

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
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
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
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
易也
予未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
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

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壟力天

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

循文王所有指意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

肆朕

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傳 以卜吉之故

大以汝眾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

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疏

予未至若茲。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

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傳 天亦至從也。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傳 循文至不從。正義曰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傳 以卜至不勉。正義曰天命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善而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傳

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

命微子啓代殷後

作微子之

命

傳 封命之書

疏

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武庚為殷後為書命之史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啓知至湯後。正義曰啓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誥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令為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微子之命

傳

稱其本爵以名篇

疏

微子之命。正義曰。命寫命書

之辭以為此篇君陳君牙問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傳

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

之

惟稽古崇德象賢

傳

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

言今法之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傳

言二王之後各修

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

音政

作賓于王

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傳

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

世無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傳

言汝祖成湯

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

皇天眷佑誕受厥

命

傳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

撫民以

寬除其邪虐

傳

撫民以寬政放桀邪淫蕩之德

功加

于時德垂後裔

傳

言湯立功加流當時德澤垂及後

世裔末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傳

汝微子言能

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

○令聞如

恪慎克孝肅

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傳

言微子敬慎能孝嚴

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

○篤本又作

疏

若

曰猷殷王元子○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

誥之○傳微子至稱之○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

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

紂紂父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

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

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

之釋誥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言二

王至三統○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

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

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

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十三

三十一

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為厚故傳云謂上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為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

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傳孝恭

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歌許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傳敬

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敷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疏慎乃服命

傳言慎汝祖服命敷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末綏厥位毗予一人傳大女烈

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

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毗房

世世享德萬邦作

式傳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為

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斁傳汝世世享德則使我有

周好汝無厭○俾必爾反斁音亦嗚呼往哉惟休無

替朕命傳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為美政無廢我

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傳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

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穎役領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十三

三三

反穗似醉

洪以忠

反本亦作遂 **獻諸天子** 傳 拔而貢之 **王命唐叔歸周公于**

東 傳 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

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 **作歸**

禾 傳 亡 疏 唐叔至歸禾 ○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

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

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

其事作歸禾之篇 ○ 傳 唐叔至一穗 ○正義曰昭十

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

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

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

重而垂是穎為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言其

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

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

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

為說也 ○ 傳 異畝至封晉 ○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

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

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

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滕之先後也王啓金

滕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

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滕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 傳

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 **作嘉禾** 傳 天下

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

疏 周公至嘉禾 ○正義曰周公既得王所命禾乃陳

天子歸禾之命為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

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得至稱君。○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以為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下至下亡。○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為書之篇名，後世同類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三

尚書註疏卷第十四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儵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

傳

滅三監

以殷餘民封康叔

傳

以

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

弟主之。○數叛上所角

反下亦作畔

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

傳

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

○梓音子圻具

於釐

依疏成王至康誥○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反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眾悉求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

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摠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於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邲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為諡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諡而康

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諡不見耳

惟三月哉生魄

傳

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

日明消而魄生○魄字又作鬼普白反馬云鬼臚也謂月三日始生兆臚名曰魄

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傳

初造

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

之民大和悅而集會

○汭如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

民和見士于周

傳

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

城千里甸服于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

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

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傳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

道○陸云乃洪治同一本作周

疏惟三至誥治○正義曰言惟以周公

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巳未於

時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

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

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

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為

衛侯大誥以治道○**傳**周公至魄生○正義曰知周

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

萬曆十五年刊

書正卷十四

二

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集會○正義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生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摠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為謀大不辭矣○**傳**此五至於周○正義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

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傳**周公至治道○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為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王若曰孟**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為不辭矣

侯朕其弟小子封**傳**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長

反下**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傳**惟汝大明父同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去羌呂反下欲去去疾

同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傳

惠恤窮民不

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傳

用此明德慎罰

之道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一二邦皆以修治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傳

我西土岐周惟

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

美其治○怙音戶冒莫報反覆也聞如字徐又音問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

殷誕受厥命傳

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

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

○殪於越厥邦

厥民惟時敘傳

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傳

汝寡有之兄武

王勉行文于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

○勗許疏王若至東土○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

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

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故惠恤窮民

不侮鰥夫寡婦况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

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為政於

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

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

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至教訓。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為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摠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

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正義曰用敬可敬即明德也。傳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武王。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傳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也。王曰嗚

呼封汝念哉

傳

念我所以告汝之言

今民將在祗適

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傳

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

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傳適音聿又音

述馬紹述也衣

如字徐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傳

汝往之國

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

汝丕遠惟商考成

人宅心知訓

傳

汝當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常

以居心則知訓民

音徇

○者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

民

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

者以安民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傳 大于

天為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

疏

王曰嗚呼封汝至王命○正義曰既

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武王尚行之汝既得為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考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既然又聞大於天之道而為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傳今治至政教○正義曰繼其祈

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令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為政教也○傳汝當至訓民○正義曰上云敷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考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傳又當至安民○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適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勛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傳大于至王命○正義曰以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傳 恫

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

行我言

○恫音通又勅 動反瘝古頑反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

難保傳

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

安○隸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

傳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

不懋傳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

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懋音茂已汝惟小子乃

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傳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

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

○應應對之應注同徐於甌反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傳弘王道

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

疏王曰嗚呼小至新民○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

民為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

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保也安之既難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

縱乃其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

至大是為民所怨事不可為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

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

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傳恫痛至我言○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恫為痛也瘵病釋詁文以

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已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已為痛病

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傳天德至難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正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傳歎而勅之凡行刑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

作不典式爾傳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為不

常用犯汝。○傳昔所領反。○**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

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傳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

以罰宥論之。○宥于疏王曰嗚呼封敬至可殺。○正

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德之理故

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

身自為不當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

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

惟過誤為之以此故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

是人心定罪斷獄之本。○**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

原所以須敬明之也。○傳歎政教有次叙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其勅**

懋和傳民既服化乃其自勅正勉為和。○**若有疾惟民**

其畢棄咎傳化惡為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

其盡棄惡修善○咎其九反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傳愛

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孩亥才

反**非汝封刑人殺人**傳言得刑殺罪人**無或刑人殺**

人傳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非汝封又**

曰**劓刑人**傳劓截鼻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

○劓魚器反**無或劓刑人**傳所以舉輕以戒為人輕

刑如志反疏王曰嗚呼封有至刑人○正義曰以刑者政

行之疏之助不得已即用之非情好殺害故又本於

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而

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從

化其自勅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為善若有病

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

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為善其皆安治為政保民

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

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無辜也非汝

封又曰劓刑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刑人之無罪

者也○傳化惡至修善○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

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傳愛養至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四

九

向卿

罰有倫理者兼用之

○臬魚列反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向卿

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傳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

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

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要於宵反蔽必世反斷丁亂反下

及篇末同疏

王曰外事至要囚○正義曰言不濫刑覆芳服反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

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法以司牧其眾及此殷家

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

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

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

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

○傳言外至用之○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奉上

事汝當用刑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眾故受而

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

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

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為準限之義故為

法也○傳要囚至之至○正義曰言要囚明取要辭

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

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

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

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

事○彝以支反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義宜也

心所安

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傳

乃使汝

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

心朕德惟乃知

傳

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

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

已之款心○款苦

管反

疏王曰汝至乃知○正義曰此又

為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若
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彝皆用其合宜
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以用
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盡順
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
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
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
汝所悉知也○傳陳是至故事○正義曰陳是法事
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
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傳已乎至款心○
正義曰此言我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康叔
為已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

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徧知故我

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康叔為言故云亦欲令康叔

明識此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傳凡民

意也

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

利○攘如羊啓不畏死罔弗憖傳啓強也自強為惡

反宄音軌

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啓音敏憖

徒對反徐徒

狠反強其丈反無不惡烏路反疏凡民至弗憖○正

下所大惡疾惡亦惡並音同義曰言人所慎刑

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

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為之而不畏死此

為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耳○

傳凡民至貨利○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

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皆有殺有

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故也○傳啓

強至絕之。正義曰：啓強也。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由此得罪當絕之。**王曰：封元惡大**

憝矧，惟不孝不友。傳：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

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傳：為人子不能敬

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

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傳：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

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

恭。**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傳：為人兄亦不念

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弔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傳：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

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傳：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傳：言當速用文王所

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疏**王曰：封元至

曰：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

骨肉之人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

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四

三

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自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
傳大惡至不友○正義曰言將有作姦宄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傳為人至不孝○正義曰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其故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

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詈爭鬪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傳於為至不慈○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摠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傳於為至不恭○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者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

是於天理常然為天明白之道。○傳為人至不友。○正義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疎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隣保罪有相及是也。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傳夏常也凡民不

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

民者而親犯乎。○夏簡傳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傳惟

八反

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

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

弗念弗庸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憇。傳汝今往之國

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

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別彼

別反注

同汝長之傳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傳

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

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

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傳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

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

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

裕民惟文王之敬忌

傳

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

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傳

汝行寬民

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

○

音疏不率至以懌○正義曰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

亦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士掌庶

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猶有符

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

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

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

汝長為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為

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

者則亦惟為人君惟為人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

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

官之吏惟為威暴則為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

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

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

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

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夏常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之四

十五

者有旌節亦得為有符節耳。○傳汝今至惡汝。○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為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為長散則人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例以長為大夫耳。○傳為人至之故。○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為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臣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正義曰寬則得眾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傳明惟治民人悅澤汝德也。

之道而善安之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

求

傳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

矧

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傳治民乃欲求

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

之則無善政在其國

疏

王曰封爽至厥邦。○正義曰既言德刑事終而摠言之我

所以令汝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安之。○正義曰以慎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為善富而不擾為安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傳治民

至其國○正義曰以已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

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傳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

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說如

字徐始

銳反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

傳假令今天下

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

言○令力呈反

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傳明惟

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

汝亦不可怨我

力反殛紀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

曰其尚顯聞于天

傳

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

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

疏

王曰封予至于天○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

民安當為政以慎德刑為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惟

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

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

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誅我我其

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

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

猶誅罰況曰為君不慎德刑有上明聞於天是為罪

大不可赦○傳我惟至慎刑○正義曰以敷求殷先

怨我。○正義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正義曰：此摠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為罪大。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傳：言當修己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

蔽時忱，丕則敏德。傳：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傳：用是誠

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為長久裕。

乃以民寧，不汝瑕殄。傳：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

罪過，不絕亡汝。

疏：王曰：嗚呼！至瑕殄。○正義曰：以罰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常修

已以敬哉，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為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為見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是至長久。○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傳：亦用之可知。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傳：無絕棄我言

而不念。

享明乃服命。傳：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

命令，使可則。

高乃聽用康乂民。傳：高汝聽聽先王道

命令，使可則。

德之言以安治民

疏王曰嗚呼肆至乂民○正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

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

常也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

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

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

○**傳**享有至可則○正義曰以不瑕殄
王若曰往哉

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
封勿替敬典**傳**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
聽朕

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傳**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

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
疏王若至世享○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

酒誥第十二

周書

酒誥**傳**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大正○嗜市
疏**傳**康叔至酒誥○正義曰以梓材云

連屬之監則為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

戒為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

亦指為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傳**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

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

朝歌以北是○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

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

徐廷諫

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
 沒因為諡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
 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
 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妹邦即牧養之地
 欲令力呈反下
 始令勿令同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傳父昭子
 穆文王弟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

王弟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為始祖后稷生不窋為昭
 鞠陶為穆公劉為昭慶節為穆皇僕為昭差弗為穆
 毀榆為昭公非為穆高圉為昭亞圉為穆諸蓋為昭
 大王為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
 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
 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窋音竹律
 反揄音投蓋音張
 流反大並音太
 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
 夕曰祀兹酒傳文王其所告慎眾國眾士於少正官

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

少詩音祕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傳惟天下教命始令

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祀○為于偽反下同天降威我民用

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傳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

無非以酒為行者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惟行

注及下注下孟反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傳於小大

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為罪也疏王若至惟辜

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

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次
 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為政也其誥慎所職眾
 國眾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曰惟祭祀而

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
 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
 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
 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
 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正皆須戒酒也
 是文王以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公至北
 是。正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
 此妹與沫一也故沫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
 為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
 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妹屬鄘
 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
 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
 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為妄也。○
 傳父昭至之政。正義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
 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
 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
 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生皇僕為昭皇僕生
 差弗為穆差弗生毀榆為昭毀榆生公飛為穆公飛

生高圉為昭高圉生亞圉為穆亞圉生組紺為昭組
 紺生大王亶父為穆亶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文王
 為穆據世次偶為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
 言大王為穆而子為昭又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亦
 王季為昭而子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邲霍等
 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
 為昭又曰邶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
 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為
 初始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
 毖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傳文
 王至常飲。正義曰告勅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眾
 國即眾多國君眾士朝臣也既摠呼為士則卿大夫
 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夕勅之
 丁寧慎之至也。傳惟天至祭祀。正義曰世本云
 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
 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
 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
 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

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誤也。○傳天下至亂行
 ○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
 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
 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
 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傳於小至為罪也。○正
 義曰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大小也上言民用大
 亂指其身為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摠
 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
 罪身得罪亦
 互相通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傳小
 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

酒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傳於所治衆國飲酒惟
 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

土物愛厥心臧傳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

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

大德小子惟一傳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

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

疏文王至惟一○正
 義曰前文王戒酒

以為所供當重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
 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
 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
 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
 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
 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
 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
 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
 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
 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為然其於小
 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
 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

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為德可知也
 ○**傳**小子至飲酒○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
 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
 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
 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
 下治事之羣吏○**傳**於所至至醉○正義曰以述上
 文內外雙舉此為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
 有國君故下云指戒康叔為國之事故摠言衆國惟
 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
 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
 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為
 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
 得戒衆國也○**傳**文王至心善○正義曰以惟曰為
 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
 酒故**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心善**傳**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

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長之丈反下注

長官諸侯之長同**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傳**

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

其父母○賈音古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傳**

其父

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庶士有正**越**

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傳**

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

爾大克羞考惟

君爾乃飲食醉飽**傳**

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
 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

康叔以君義

不惟曰爾克求觀省作稽中德

傳 我大

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

成矣○省悉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傳 能考

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

乃能自大用逸之道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傳 汝能

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用逸則此乃信任王

者正事之大臣○任

茲亦惟天若元德求不忘在王

家

傳 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

長不見忘在王家

疏

妹土至王家○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今指戒康叔之身實

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

爾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

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

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子如此善子

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

物愛也又謂汝眾士有正之人及於眾伯君子長官

大夫統眾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

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為君

矣如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

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為考行中正之

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為君能考中德則汝庶幾

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汝乃

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

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

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今往至父兄

○正義曰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

之教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肱故

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

也○傳農功至父母○正義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傳其父至酒養○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傳眾伯至違犯○正義曰眾伯君子統眾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眾百君子○傳汝大至君義○正義曰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為臣義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為互矣○傳我大至成矣○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為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為君故云則君道成矣○傳能考至之道○正義曰以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

親考德為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為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鄭以為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茲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西土

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傳我文

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

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

故我至于今克

受殷之命傳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

王之命疏王曰封至之命○正義曰於此乃摠言不

王本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

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我文至常飲○正義曰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眾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摠迷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

王迪畏天顯小民傳

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

畏天明著小民

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

畏相傳

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

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

○相息亮

惟御事

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傳

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

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暇

遐

反矧曰其敢崇飲傳

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

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傳

於

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

湯畏相之德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傳

於在內服治事百官眾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

自逸

越百姓里居傳

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

田里者

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傳

自外服至

里居皆無敢沈湏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

不暇飲酒○湏面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傳

所

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

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辟扶疏王曰封我

亦反疏聞至祇辟

○正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
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為戒王命之曰封
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
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
以為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
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
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其
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甸男衛國君之
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衆正惟次大夫惟服事
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
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
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
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為法
也○傳聞之至小民○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

衆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
下恤民皆由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
民故明德著小民○傳能常至為非○正義曰德在
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
為自湯後皆爾○傳惟殷至逸豫○正義曰此事當
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為君畏相故
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為也○傳崇
聚至明無○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
崇為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況敢聚
集飲酒乎明無也○傳於在至之德○正義曰以公
卿與國為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
及內舉四者以摠六服又因衛為蕃衛故不言采也
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徧在外為君故
言化湯畏相之德○傳於在至自逸○正義曰畿外
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為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為
摠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
官首而為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為大夫不
為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為言其實

士亦為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摠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雖不為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里者○正義曰每言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為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為摠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

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傳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

憂政事○酣戶甘○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傳

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

在於怨不可變易○易如字○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傳紂大惟其縱淫泆于

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縱

反注同泆音溢又作逸亦作佚盡許力反○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傳

厥心疾狠不克畏死○傳紂疾狠其心不能畏死言無

忌憚○狠胡○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傳紂聚罪人

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

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傳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

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庶羣自酒腥聞

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

傳

紂眾羣臣用

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

惟以紂奢逸故

音問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傳

言凡為

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疏

我聞至速辜

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惟行其淫虐為民下所怨紂眾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

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為人自召此罪故也

傳

言紂至變易正義曰施其政令於民

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為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為

民所怨紂之為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

傳

紂大

非常之事

傳

紂眾至逸故正義曰紂眾羣臣用

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王曰封予不惟

若茲多誥

傳

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

古人有

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傳

古賢聖有言人無於

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

監

反下及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傳

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為戒撫安

天下於是 **疏** 王曰封予至于時○正義曰既陳殷之

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

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

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

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

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為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傳** 劼

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傳** 劼

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劼 **苦八**

反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傳** 侯甸男衛之國當

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 **越獻臣百**

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傳** 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

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 **矧惟若疇圻父**

薄違農父 **傳** 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况

所順疇咨之司馬乎况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

大○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 **若保宏父定**

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 **辟矧汝剛制于酒** **傳**

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

道定况汝剛斷於酒乎○辟必亦反 **疏** 予惟至於酒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三

洪以信

道服行美事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已身事猶當固慎况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迺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况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劫固至用之○正義曰劫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相况苾訓為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傳侯甸至賓友乎○正義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傳於善至民乎○正義曰於善臣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傳圻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敘

民五土之藝故言農夫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闡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迺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傳宏大至酒乎○正義曰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摠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剛斷於酒乎為甚之義也其定辟摠上自劫苾殷獻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况而接之其實摠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迺迴者事務為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為治民而君所順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傳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

也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傳
 盡執拘羣飲酒者以

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盡子又惟殷之

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傳又惟殷家蹈惡

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

○惡烏姑惟教之有斯明享傳以其漸染惡俗故必

各反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三息

如字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

殺傳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

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疏厥或至于殺○正

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

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

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

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潔

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傳盡執至

殺之○正義曰言周故為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

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傳又惟至

殺之○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

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

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

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

同故殺否有異○傳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禮成於

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摠上之辭故得享國○

傳汝若至之罪○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

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潔汝之政王曰封汝典聽

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潔靜也

朕誌傳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勿辯乃司民

涵于酒傳

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涵於酒言當正

身以帥民

疏王曰封至于酒○正義曰以戒酒事終

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涵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傳

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梓

本亦作杼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疏○告康至

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疏治材○正

義曰此取言若作梓材既勤樸斷故云為政

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杼字今文作梓梓木名

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為木之工匠之名下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傳

言當用其衆人之

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

於國○暨其器反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傳

汝當信用其臣

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

君之道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傳

汝惟君道使順常

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曰予罔厲殺人傳

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

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

敬勞肆徂厥敬勞傳

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

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勞力報反下肆往姦宄殺

同來力代反

姦宄殺

人歷人宥傳

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

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

敬勞之○宄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傳

聽訟折獄

音軌

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

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見如字徐賢遍反戕敗

徐在羊反又七良反馬云

殘也折疏王曰至人宥○正義曰王曰封汝為政當

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

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為國君之道汝為君

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

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

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

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為善矣為

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為君之道

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

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

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

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為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

者當寬宥之此亦為敬勞之也○傳言當至於國○

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

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

既用其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

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

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

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

祝高

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為士又用庶人進
 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
 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
 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摠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
 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
 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傳汝
 當至之道○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
 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
 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
 國君之道而巳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
 邦君王為二王之後即亂名實也○傳汝惟至師法
 ○正義曰即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摠
 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
 也○傳言國至善矣○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恆之文
 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
 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
 下宜為此也以上令下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
 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傳亦其至

來之○正義曰亦其為君之道者為邦君之道非直
 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
 也○傳以民至勞之○正義曰上文無罪敬勞此惟
 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
 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
 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
 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為敬勞之○傳聽訟至宥之○
 正義曰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
 罪原情當見其為君之事與上厥君終始相承於姦
 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
 故知過誤
王啓監厥亂為民
 傳言王者開置監官其
 殘敗人也
 治為民不可不勉○監工暫反劉工銜反下同
 為于偽反注同治直吏反
曰無

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傳當教

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

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音蜀妾之

事妻也令力呈反篇末同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曷以傳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

所施何用不可不勤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傳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

當務之恬田廉反疏王啓至攸辟正義曰周公

辟扶亦反云所以敬勞者以王者開置

監官其治主為於民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傷

殘無得相虐殺而為重害也何但不可為重害民之

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

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冤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

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

知其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

民用古者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為監無所復罪汝

當務之傳當教至冤枉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

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

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

為例則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

冤枉故也傳王者至不勤正義曰以君臣共國

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畎傳

言為君監

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

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畎側其反

若

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傳

如人為室家已勤

立垣墉惟其當塗墍茨蓋之垣音袁墉音庸馬云

甲曰垣高曰墉墍徐許

既反說文云仰塗也廣云塗也馬若作梓材既勤樸

云塗色一音故愛反茨徐在私反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

斲惟其塗丹臚傳

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

化亦須禮義然後治○樸普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

云善丹也說文云讀與霍疏惟曰至丹臚○正義曰

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

君為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為政之喻惟為監之事曰

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蓄而耕發其田又須

惟其陳列修治為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

若人為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暨飾

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

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臚然後成以喻人

君為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

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為政至後治○正義曰

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疎者乃漸漸以事

近而切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為

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故也皆詳而復言之

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

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

二文皆言斲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

暨暨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

臚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臚臚是彩色之名

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今王

之山多有青臚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傳

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夾音協近也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傳眾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

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朝

直遙反后式典集庶邦不享傳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

集衆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

王肆傳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

則於先王之道遂大○付如字馬本作附拓音託王惟德用和懌

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

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

○懌音亦字又作斃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

王傳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

於萬年承奉王室○監古陷反子子孫孫永保民傳

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君國以安民疏今王至保民

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摠結因其政術言

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

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

使來以為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

又相親善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

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

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

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

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天大天已付周家治九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四

三

毛為

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
 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
 國以安民。○傳言文至法之。○正義曰言先王知謂
 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來之故言近也。○傳眾國
 至明德。○正義曰享施於王而兄弟為相於之辭明
 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
 之所行今亦奉用為亦先王耳。○傳大天至遂大。○
 正義曰肆遂也申遂故為大越遠也。○傳使天下賓服故
 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為遂大也。○傳今王至之義
 ○正義曰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
 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
 謂教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
 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遠
 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四



